

宏林著

矿工之歌



宏 林 著

矿工之歌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7年·北京

矿 工 之 歌

宏 林 著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9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54,000字 印张:3 印数:1—8,500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统一书号:10007·40

定价:(6)0.26元

前 記

煤都——撫順，是我的家乡，矿工張子富，是我家乡人們值得驕傲的英雄，他是早期出現的全国劳动模范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現在在撫順矿区工会做領導工作。

群众間流傳着許多关于他的佳話，在他的矿工生活中，确实有着許多动人的事迹。我写这本小書，只是想讓讀者看一看張子富及矿工伙伴們的真實生活。

我写的是張子富直接参預煤矿生产的一段，以后沒有写，事件都是真实的；但在一些細節安排上，有些虛構；对書中被批判、而現在仍工作着的同志姓名，作了些改动，我想这該是被允許的。

望讀到它的同志們給以指正。

宏 林

6113/19

統一書號: 10007·49

定價: (8) 0.26元

目 录

严冬.....	1
春天.....	31
五月.....	48
夏日.....	62

严 冬

十二月，进入严寒。在往年，这正是个灾难的月份。
在煤城撫順，多年来流傳着这首歌謠：

到了千金寨*，
就把鐵蓋賣，
新的換旧的，
旧的換麻袋。

往年，這塊像剛摘下来的菜瓜形狀的地方，入冬大雪飄飄，矿坑旁、街头上、电杆下……一个个披着麻袋的貧苦人，就会用兩只僵硬的手抱着双肩，閉着眼睛，磕打着牙齒，慢慢的倒下去……

城北面的渾河緩緩流动，嗚咽着；城南面就是矿坑。城市上空，烟霧弥漫，遮天蔽日。……

* 撫順旧名千金寨。

这是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，从沒有过的十二月。天还没有飄雪，陽光也显得温和，市街上扎起来的綠色松树楼还没有拆掉；秧歌、高跷已經沒日沒夜地鬧过半个月了。就在鑼鼓声中，矿工們拿着鉄鍬、鉄鎬，从冒着烟、冒着火的坑下爬上来了。仅仅几天工夫，那些吸血虫們逃跑的逃跑，叫饒的叫饒。这群被称做“煤黑子”的人，臉上头一回透出笑容。

这是他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冬天。他們第一次听見那两个动人心弦的字：解放！而且第一次挺起胸脯說：“我們是矿山的主人！”

这天早晨，空中漫着霧气，地上鋪了一層白霜，三三兩兩的矿工扛着鉄鍬、鉄鎬，下矿坑去。人們你一阻我一阻的吵鬧着。只見長着团团臉，有点連鬚鬍子，年在三十五、六岁的班長牛明德，把帽子耳扇卷起来，漲紅着臉，把只剩下半个破鍬头的鉄鍬往地上頓了几頓說道：“你們光知道吵吵，修复，修复，就这些破爛家什能干啥？”他指指破鍬头，“再說坑下哪件家什不光剩下秃牙床子了！”

“照你这么說，咱們就不修复、不建設了唄？”一个伙計說。

“廢話，誰說不修复了。反正空着兩手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！”走在中間的張子富接过来說。他也是班長，三十多岁，大高个，紅臉膛，穿着一件紧扎身的小旧青棉襖，帶頂黑狗皮帽子，兩個耳扇像翅膀似的向兩边扎撒着。

說着一伙人到了矿坑。

这是一条黑色的山谷，从坑上到坑下，約有一里深，上寬下窄，南北兩面煤山坡有半里寬；而东西却綿延出十几里長，因此，在空中的老鹰眼里的矿坑，曲曲弯弯的像条長帶子。当烟雾从坑下向上冲时，矿坑又像一条罩着晨霧的河流。一伙人坐着煤車順着山坡麻机道来到坑下，往工作区走去。張子富突然在一个土丘前停下来，在土丘旁的枯草中荒放着一台破电鎬，它放在这里已經六、七年了，早該拉去化鉄。張子富的心动了一下，回头問道：“你們看这是什么？”

牛明德他們也圍上来。这时电鎬后面忽然露出个人，一看是班長胡老樹，他拍拍沾在身上的紅鉄锈，走到跟前來，甦着电鎬向張子富說道：“子富，我看这台家什不能扔掉，”說着用手扞扞唇上的几根魚須鬍子，直搖頭。“牙掉了，輪子锈住了，換套开关……修是能修，可就怕机械零件不好弄。”

張子富一听，圍着老电鎬察看着，果然是要什么缺什么，忽然他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，心想这几年伙計們餓精了，誰家还不藏些东西。隨即轉过身，抓住牛明德的胳膊，兴奋的說道：“老牛，有办法了，修复咱矿山，就靠矿山里的伙計。”他夺下牛明德手中的破鉄，“我給你換把新鉄，告訴你。”他神秘的把兩只眼睛一眯：“我家炕洞里还有百十来个鉄鉄头呢。”

牛明德用一个指头来回扞了几下鼻子，笑着說：“鉄头

我沒有，要修老電鎬，我倒能包一半零件。”

張子富把巴掌往電鎬身上一拍，對胡老樹說：“你修吧，要什麼零件，我們包下了。”

到了煤掌子，張子富比往常都精神，他挨個問，誰家都藏些啥東西。這一問，機器油、鐵絲、電綫等等，伙計們報上來一大堆，張子富說：“咱班在斗壞蛋的時候，斗垮了酸驢駒子，咱們現在再帶個頭，把家里的藏貨都交給礦上，大伙說怎麼樣？”

牛明德第一個喊同意。

傍晚，張子富下班回家去。到了家，他妻子已經把方桌放到炕上，幾個小點的孩子圍着桌子打轉轉。張子富洗了臉，坐到炕上，一邊往煎餅里夾着咸菜片，一邊說：“祥他媽，和你商量點事。”

“說吧。”她一邊應着一邊往孩子咀里送着菜。

“咱家還有百十來個鋤頭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現在礦上沒家什使喚，我想……”他干咳了一聲，“我想把它給礦上用。那反正也是礦上的東西，不拿出來，也是爛掉。”

“那你还問我做什么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張子富聽了好高興，吃完飯，把飯桌一推，找了一把鎬頭，把炕席卷起來，對着黃土炕刨了起來。刨了個窟窿，里面露出一捆捆鋤頭，他抱出來放到地上。這時他的兒子大祥揀劈柴回來了，張子富讓他把爐子捶得歡歡的，再燒上一

大鉄盆水。等水咕嘟嘟冒泡的时候，把灯拉得低低的，爷俩坐在小板凳上，用抹布沾着水，擦着鍬头上的灰土，擦完的摆在地上，刹时一个个鍬头变得亮閃閃的。爷俩围着爐子擦到夜深。

第二天，天剛透亮，張子富起来叫醒大祥，然后把鍬头分成兩大捆兩小捆，爷俩一人挑兩捆，出了門，迎着冷風蹣跚往矿上去了。

远远地，只見采煤系办公室出来个人，那是支部書記于良，中等身材，三十来岁，很壯实，穿着一套已經洗得有点發白了的黃軍裝，肩头上有一塊补丁，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在部队里呆过。他一見張子富父子，劈面就說：

“你們的消息好灵通呀！”

这一来，倒叫張子富張口結舌，摸不着头腦。

原来就在他們商量修电鎬的时候，上級也下了指示，要發动一个职工献器材运动。采煤系已經开会研究过了，决定成立一个献器材委员会，并且提名張子富担任主任。于良把这个情况告訴張子富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”

張子富連忙推辞，他想：干活就是了，还当什么主任，不怕人家笑話？不过于良說：这是帶头的意思。他才不再說什么。

第二天早晨，是正式开始献器材的日子，山坡上的几条道上，扛着器材的人群接連不断。有的人东西多拿不了，老婆孩子都跟出来了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像赶庙会似的那么

熱鬧。有人把家里的鐵棚拆了，把鐵板抱來；有人把貴重的白金獻了出來。辦公室門前現搭了個棚子，擠得人山人海。

這時候，張子富和牛明德兩個人，一個推着一大筒機器油，一個推了滿滿一車子器材，正往山上走，兩個累得滿身大汗。人們看見了，喊了一聲，跑下來幫着推上去。

棚子里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器材，牛明德這車東西只好放在棚子外邊。伙計們一邊解着車一邊說：

“牛犢子，修老電鎬的東西都在里边了，你可真是干手。”

“沒拿它換過一個錢。這麼好的東西給那些傢伙用着心疼。”牛明德笑着說。

“看看，這几百斤的油筒，難為老牛怎麼弄回去的。”張子富說。

人越來越多了，大家擠着看這些獻來的器材。不知誰搬來了鑼鼓，“咚咚當”家什點一敲，礦山里顯得更紅火、熱鬧了。

沒過幾天，坑下的老電鎬就修好了，機器開動這一天，在老電鎬頭上披上了紅綠綢子。誰也想不到，開電鎬的會是西采煤場五十多歲的老鄭頭。老鄭頭在斗壞蛋時候挺出力氣，受到大家稱贊，他又見誰就說要當老英雄，因此大家都叫他鄭老英雄，他听了更是高興。過去他在这台老電鎬上干過不到一個月，一聽說老電鎬要修好，頭幾天就找張子富，說開動那天要弄的熱熱鬧鬧的，他去開鎬。

這天，確實挺熱鬧，盤上盤下站滿了人。人來的多，有

两个原因：一方面大家想看看死了六、七年的老电鎚，复活后怎么去鏟煤炭；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知道郑老英雄有个好胜的脾气，人越多他越来劲，花样也越多，誰都不願意错过这么个好机会。

郑老英雄坐在司机座上，臉刮的溜淨，現借了一双白手套戴上，把臉绷得板板的。开鎚时候到了，他举起一只手向大伙喊了一声：“大家注意站远点——老鎚开动了——”

老电鎚啞啞的轟响起来了。山谷里响起鼓掌声和欢呼声。

郑老英雄紧拔着腰板，得意的把一只手放到唇上的八字鬍子上，一下一下的抿着。

二

年前，矿上把張子富和牛明德送到市里矿工訓練班学习，过了七天，兩条大汉，一人肩头上扛着个大行李卷回来了。順着鋪着白雪的矸子*山路，張子富走在前面，牛明德跟在后面。看見他倆走过来，人們都迎上去，孩子們喊着“張大叔，牛大叔”。一个刚从坑下上来的伙計，看見牛明德便喊：“牛犢子，学习的怎么样？”

牛明德用手捏着鼻子“嚶—嚶—”学了兩声牛叫，惹得大家都笑了。

他們穿过了人群，拐了个弯，前边就到了張子富住的一

* 矸子，即沒化成煤的黑石头，從坑下运上的矸子，堆在一起，日久便成了一座山。

間矮平房，牛明德說：“子富，我回大房子了。”

張子富一把拉住他：“哎，老牛，好硬的心腸，在一塊學了七、八天，不喝几盅就舍得離開？走！”

牛明德把眼睛一眯，嘿嘿一笑：“好，喝几盅就喝几盅。”

張子富把門一推，圍在炕上的几个孩子就嗷嗷的叫着跳下地來，一个丫頭拉住了牛明德的大腿，他又捏着鼻子學了兩聲牛叫，丫頭才把手撒開。

張子富從布兜子裡摸出一個紙做的小黑板，還有几根化石筆，叫過大祥來說：“給你買這個，就是讓你練習規規矩矩的寫，不許亂划啦。等過了年，就送你上學去。”

三個小崽看見小黑板都伸手搶，張子富伸出胳膊攔住了他們：“不許搶，也有你們的。”說着掏出几个凍柿子，一個人分給了一個。

炒雞蛋端上來了，放在炕桌上，伙計倆捏起酒盅就喝起來，牛明德呷了一口酒，開了腔：“哎，子富，說句文明詞，咱倆還是同學呢。咱不光是老粗了，也變細了。”

“也就是現在咱們才上學，解放以前輪不到咱們。”

“子富，別的是胡扯，咱倆上了几天矿工訓練班，回來給他們露兩手是真的，給他們講講什麼叫‘立場’，什麼叫‘工人階級’，什麼叫……”牛明德興沖沖地說着。

張子富攔住了他：“你好不害臊，露兩手？露丑吧！”

“哎？……”牛明德正要認真的分辨下去，突然門開了，他倆同時喊了一聲：“于支書來了。”

于良進來坐在炕頭上，張子富給他倒上一盅酒，于良一

口喝下去了。他笑瞇瞇的扭扭張子富，又扭扭牛明德，問了句：“你們把經取回來了，打算怎么搞呀？”

“怎么搞？好好搞唄。”牛明德回答說。

“老牛說的對，好好搞，把大伙帶動起來。”張子富說。

于良點點頭：“對，要把大伙帶動起來。可是要知道，帶頭難哪。”他吃了口菜然後接着說：“光咱們系里留下來的把頭、警察、地主，就有三、四十，帶頭不是順風跑，可是頂風上啊。”

牛明德把酒盅往桌子上一摔：“放心吧，誰敢攔路，我老牛用角把他頂出去。”說着他把兩個大拇指豎在頭頂上，連孩子們都跟着笑起來了。

點着了燈，屋裡亮了，又嘮了好一會兒，牛明德路遠，扛起行李先走了。門口剩下了于良和張子富，于良緊緊的握住張子富的手，慢慢的說道：“老張，我恭喜你，黨里讓我告訴你，你已被批准為共產黨員了。以後就要以一個黨員來要求自己了。”

張子富聽了這幾句話，剎間感到渾身火熱起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把喉嚨堵塞住了，他說不出一句話。當于良已經走遠了，他才想起很多話來，可是要說，也來不及了。

回到屋裡，他坐不住，站不住，心裡像燒着一團火。他戴上帽子，披上棉襖，信步走出來了。老遠，他就望見坑下那一片明亮美麗的燈火了，它們像是天上的星星移座到地上，燦燦的散射着光輝；燈火中又夾雜着綠色的電火花，和彩色的信號燈，更美麗的近于神奇了。張子富站在坑沿上，為這

迷人的景色陶醉了。头几个月，这里还是个凄凉的坑谷，有皮鞭响，有叫骂声。在一个風雪的夜里，他和伙計們把矿上有名的坏家伙金三千掉了，偷偷的埋在坑底下。而現在仅仅几个月，这里就换上了从沒有过的样子：坑下飄着紅旗，电鎚轟隆隆的叫个不停。……他想这一切变化都是党帶來的，如今自己已經成了共產黨員，該怎样为党工作呢？……就要領头建設共产主义社会，咱不能干别的，就讓这座矿山变成共产主义式的吧，放炮、拉車都电气化，……可是咱現在可差得远哟。

他低着头沿着坑沿走，漫無边际的想着。偶一抬头望坑下，看見坡路坑盤上有团团濃烟升起来，他的心咚咚猛跳了几下，細看烟里还卷着火，这火不是地下的自然火，而是麻机*房子里起火了，火苗被風吹得飞上了天，那里的人們乱成一团。

張子富的心，像掉到打滾的油鍋里一样，因为着火的正是系里的二号麻机房，他来不及坐人車，就跳下坑沿，順着陡坡跑下去了。

来到麻机房，汗水已經把衣裳粘在身上，他呼呼的喘着气，看見人們只圍着紅火乱喊乱叫，沒人敢上前，消火系还没有人来，便問身边的一个人：“給矿里消火系打电话沒有？”

那人回答：“矿上消火系？人家不管咱們了，現在咱系

* 麻机是煤矿專用語，即运煤的小型列車，麻机房即操縱麻机运输的机械房。

里成立一个消防队。媽的，电话打这么半天了，还不来人！”

張子富听了心里一惊：“消防队？真成立了！”想到这，他把牙咬的咩咩直响。他又望了一眼麻机房，火势越来越大，火苗乱飞，附近就是三号麻机房，火苗要顺着电线飞过去，就会着大了。張子富跑上前，大声喊着：“割电线哪！”

他拾把家什便领头冲到火里去，一会工夫，绷直的电线带着火星落下来了，張子富领着几个人跑出来，大家往他们身上扬着雪。

这时候，消防队来了，最头前拿着水龙头的是个瘸子，老远就喊：“让路，让路……”

大家都知道他是矿里多年的小把头，尤其看见他那条腿，真是又气又恨，有人上去一把抢过水龙头说声：“呆着你的吧，”拉起水龙带便跑去浇火。

“好，我正走累了，让我呆着就呆着。”瘸子掬个干爽地方就坐下了。張子富用眼睛瞥着瘸子，心里恨不得上前揍他几巴掌。这时，后边又跑上来几个，里面有伪满警察何二爷，有长得小塔似的大个子把头金大力。这些人往年都是喝矿工血汗的，今天都来当消防队员了。

張子富问瘸子：“你们怎么才来？”

瘸子急忙站起来说：“啊，啊，張班长多嘴回来的？”

張子富不耐烦的说道：“我问你们怎么才来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……队长没来，我们……”

張子富听不下去了：“你们……白吃饱。”说完他气愤的往前走。